

bai
nian
Gan
su

百年甘肃

主编：杨重琦

副主编：余贤杰 谢鹏

▲ 敦煌文艺出版社

Bai
nian
gan
su

百年甘肃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甘肃 / 杨重琦主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587-590-1

I. 百... II. 杨... III. ①历史事件-甘肃省-20世纪
IV. 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4126号

郑重声明

本书的全部版权由编者和本出版社拥有。未经同意, 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翻译出版书中的图片和文字, 否则, 将被视为侵权行为。

书 名 百年甘肃

作 者 杨重琦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国强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wys@gspsh.com.cn)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印 刷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开本 880×1230 毫米 1/25
印 张 14.4 插页 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2, 000
书 号 ISBN7-80587-590-1/K·13
定 价 28.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兰州晚报》上连续刊载了两年多时间、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喜爱的《百年甘肃》和《陇上珍藏》两个专栏汇集成册，以丛书的形式编辑、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它对于我国正在实施中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传甘肃古老的历史文明与 cultural 传统；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从纵向和横向的不同视角来了解甘肃；对于提高广大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水准和群众读者对历史的认知，都是大有裨益的。近日，编辑和出版社嘱我为这两本书写一序文，我愿从命。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这套书在编撰之初就拟定的独特创意。

众所周知，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千年之交与世纪之交，出版界推出了为数众多的“老”字号图书。新闻界也不甘落后，用为数众多的版面、版块和栏目回眸人类共同走过的千年历史与百年兴衰，热闹过后，形成对读者有长远影响的却不多。但《兰州晚报》编辑部创办的这两个专版，却历经了两年，历经了千年之交、世纪之交而不衰，至今依然办得红红火火、不同凡响，何也？这应归功于创意的独特与坚持的成功。

毋庸置疑，当人类走过一个重要的历史路口和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时，这种回眸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回忆、回顾和反思的目的全在于更好地把握今天与走向未来。

这两本书的编撰者正是如此。他们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学习研究精神，运用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科学方法，使得久远的历史和文化遗存得以复活，闪烁出光芒。显而易见，《百年甘肃》着重从人物、事件方面，从竖的线条上去总结甘肃百年的衰盛枯荣；《陇上珍藏》从今天我们可能看到的历史文化遗存中，主要是从“物”的视线上回顾甘肃古今发展变化。在这种对历史开放性的挖掘、整理、认识中，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对甘肃地域文化之根的寻索承续，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关照。

历史是一条长路，文化是一条长路。

今天，我们可以从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事实中获取全新的东西，但这一工作更需要一种“前瞻”的眼光和胆识。试想，在世纪末高速运转的社会生活中，它的完成需要一股富于创造开拓的精神、严肃审慎的态度和高度的个性坚守能力，需要用时间和智慧在工作中不懈地坚守与催化。他们沉了下来，默默地、执著地埋头于看似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在反反复复的寻觅、发掘、整理、判断中以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历史风情之火，映亮了前路，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和期待。

我们甘肃，地处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这是一块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深厚文化积淀的神奇土地。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早在人类出现以前、世界最大的恐龙化石群遗存；这里最早孕育过中华创世的神话传说；这里最早燃烧过原始先民们探泥烧陶、走向文明的灿烂之火；这里曾经在胡笳声声里，长期奏响着统一中国、创业兴邦的多民族融合的乐章；在这里横贯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上，儒家文化融合着佛陀、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血统，使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相融成缤纷花雨；也是在这里，从处于一派浑黄流沙和不息的战乱烽烟的敦煌藏经洞中横空出世的敦煌学，以它恢弘的蕴藏和无所不有的博大精深，令世界刮目相看、激动不已……

正是鉴于此，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作者们肩负着沉重而神圣的文化使命，在激变与发展的当代社会中，避开热闹与时尚，完成了不可替代的对于一方土地上历史文化的积累、发掘与表达。这同样也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积累工程，留之于长久。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只要推动社会发展，就需要有这种历史的眼光。用这种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在和未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和未来，同时也包括人类自己。

其次，这两本书在成书过程中的几点独到追求，我以为做得很好。诸如在对众多历史资料的辑录和整理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专业性和群众性的结合；综合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提高性和普及性的结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等等。据我所知，这两本书的知识涵盖面是特别广泛的，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在编辑整理工作中，他们不但组织了庞大的专家队伍做参谋顾问，而且又从国内外诸多人士中搜索史料，寻求旁证。为了尽力做到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和事实，专注社会人生的重大命题，他们牢牢应用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武器，在大量阅读、反复筛选、充分思辨的基础上，再以平等、研究的姿态公诸报端。所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的补充，许多罕见的图片照片的问世，都为书籍的最终完成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事实告诉大家，在国家和民族经历了筚路蓝缕和文化荒漠的年代后，今天不断走向成熟。我们在翻检甘肃古今历史，特别是百年史时候，多么需要对其中诸多人物及事件进行去伪存真、拨乱反正的重新认识和科学评价。因为对处于历史深处的许多事和人，需要突破传统的禁锢，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生命的本质与真相，对其一分为二地进行准确公正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在成文过程中经历了时间考验和公众的认同，也增加了这两本书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更为厚重的文史资料分量。

一方土地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而每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留下属于自己的轨迹。毋庸讳言，要对古老甘肃，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人文历史，诸如众多的史迹、人物、事件、珍宝、文化遗存等等进行一次大规模、系统性和科学化的收集和整理，本是一个极其浩繁的系统工程。对于这样一个牵涉面广、难度大、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参与才能进行的“文化打捞”工作、“文化抢救”工作，《兰州晚报》编辑部知难而进，敢为人先，大胆而谨慎地承担了起来。他们在自己主办的报纸园囿中，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传播新闻文化的功能优势，发动众多的知情人和读者，一道关注、参与对甘肃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且完成得也是那样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确值得大家为之祝贺。

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历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图文组合需要，这套书采用了可以不断增添新内容的“开放式”总体构思与不同板块的“纵横式”框架结构，来安排行文内容，是颇具新意和科学性的。用这样高屋建瓴的方法很有层次地安排全书内容，梳理陇上珍宝，既有利于对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关照与组合，也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广大读者的查索、阅读习惯。为了切近时事，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读者，如《百年甘肃》中分设了“上篇”（建国前）、“下篇”（建国后）等。《陇上珍藏》也以珍贵文化遗存的门类分篇列章，开设有“沧海桑田的见证”（自然）、“绚丽多彩的陶瓷”、“金玉漆木之宝”（遗

物)、“古遗址藏珍”(遗址)等篇章,读者在阅读时大有眉清目秀、条理分明之感。

《百年甘肃》和《陇上珍藏》这两本书的内容以真实为内核,对甘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珍宝都有论及,涉及到了甘肃从古至今的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等方面以及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为数不少的史实,都尽力作了非同寻常的发掘和不厌其烦的记叙。这样才会使刚刚问世的书籍在内容上更贴近历史、贴近广大读者,从而也使其在油墨的芬香中获得长久的生命。

在这里,我还要说及的一点是在编辑出版方面,该书从封面装帧、版式设计到内容安排上都充分发挥了它的审美功能,力求在神采飞扬的文字中再配以更多的鲜有少见的历史图片,提供佐证、参考及艺术欣赏。书中做到了文图并茂、色彩缤纷,令人们在学习甘肃历史人文精华之时,更加赏心悦目、兴味盎然。

总之,《甘肃百年》和《陇上珍藏》两书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是超越了一般的文史类书籍意义之外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冲刺;它出现于新世纪之始,应该是在回顾和总结甘肃历史方面的一个卓有成效的里程碑。我们期待着其他一些有益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素质、有益于推动西部开发大业的姊妹书籍相继问世。

陆浩(甘肃省省长)

二〇〇一年五月



上篇 (1900-1949)

- 十九世纪末的甘肃洋务/3
- “公车上书”中的甘肃举人/7
- 马福祿抗联军为国捐躯/10
- 划破陇原夜空的反清惊雷/13
- 黄钺与秦州起义/16
- 白朗起义军席卷陇南/19
- “五四”运动唤醒
甘肃民众/22
- 星星之火耀陇原/25
- “雷马事变”的前前后后/28
- 败将吴佩孚潜入陇右/31
- 三十年代的六次起义/34
- 红军不怕远征难/37
- 三军过后尽开颜/39
- 壮士碧血染祁连/41
- 老记者重走长征路/44
- 范长江：报道长征第一人/47
- “西安事变”时的甘肃时局/50
- 抗日烽火燃金城/53

- 抗日烽火中的兰州“八办”/55
- 苏联志愿航空队血洒
华夏长空/58
- 战火中文化名人聚陇右/61
- 甘南民众揭竿而起/64
- 成吉思汗陵寝大迁移/67
- 青洪帮：旧甘肃的毒瘤/70
- 邱宅血案震金城/72
- 解放前夕的民主运动/75
- 甘肃近代实业走出第一步/77
- 本世纪大灾荒实录/80
- 抗战时的兰州商战/83
- 中国工合兴兰州/85
- 中山桥及其桥子桥孙/88
- 1941年，战火中兰州
开始城建/90
- 1907年，国外盗宝者
潜入敦煌/93
- 1907年，斯坦因发现了
汉长城/96
- 1919年，重修五泉山/99
- 第三次梳理陇上历史/102
- 甘图珍藏知多少/104
- 少年才子谭嗣同在甘肃/107
- 中国第一个呼吁大学
开女禁的人/110
- 伤心不忍见金城/112
- 张大千面壁敦煌/116
- 高楼万丈平地起/119

刘巧儿：撑起一片爱的
天空/122
于右任：甘肃是我的母亲/125

下篇 (1949-1999)

“8·26”，兰州解放日/131
解放河西追穷寇/135
1949年，共和国首批
西征女兵/138
1950年，人民政府查封
妓院/141
来自上海的援助/144
玉门：中国第一个油田/146
现代工业的擎天柱石/149
有色冶金的两颗明珠/152
高峡出平湖 母亲更无恙/156
大西北的铁路枢纽/159
四通八达的公路建设/161
风雨沧桑话民航/164
独此飞舟搏浪行/167
水利：甘肃农业的命脉/170
水飞轮转浪如山/174
火烧沟人是榜样/177
亚洲最大的军马场/180
陇上名产走四方/184
从烽燧到现代邮政/187
欣欣向荣的甘肃少数民族/191
兰州：美丽的西部城市/196
“两弹一星”振国威/199

西北最大的科技摇篮/202
萃英门里育英才/207
师大：西北师范教育的
摇篮/210
写在黄土地上的诗篇/214
陇原体坛展风采/218
中国棋坛上的三代
西北棋王/221
黄河古象横空出世/226
大地湾：远古文化地下
博物馆/229
踏燕飞驰铜奔马/232
名震华夏的甘肃汉简/235
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串明珠/238
走向世界的敦煌学/242
拉卜楞寺：夏河上的
一颗明珠/246
百年考古知多少/249
走近人文始祖伏羲/252
天下李氏出陇西/256
河州花儿与兰州鼓子/259
天下第一太平鼓/262
解开古罗马军团之谜/264
文坛兰大四才子/267
李季、闻捷与甘肃文学/270
陇上印坛竞风流/273
饮誉华夏的甘肃剧坛/276
梅花朵朵报春来/280
走向全国的百年甘肃美术/283

陇原摄影传万户/286
饱学之士杨慎之/292
爱国名将邓宝珊/295
魏振皆：挥笔大书今/298
裴建准：戎马一生画留名/30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304
教育贤达水梓/307
诚正勤朴赵元贞/311
甘肃铁人王进喜/314
陇上名医甘惠廷/317
水土保持第一人/320
一个金城家族的百年变迁/323
军中“南丁格尔”/327
报国有愿 雪岭重泽/331
冰雪南极万里行/334
陇原骄子：甘肃八将军/337
在甘肃工作的两院院士/341



BAI NIAN GANSU

上篇

(1900—1949)



解放前的兰州，街道狭窄，到处是坎坷不平的沙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建筑低矮而简陋，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夜晚灯不明，饮水下河挑。黄河上只有一座5米多宽的中山铁桥。

十九世纪末的甘肃洋务



这张照片摄于1875年，是目前反映兰州集市的 earliest 的照片，就在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但当时的兰州依旧封建闭塞，茶马互市、杆秤最能反映出这一点。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进步思想的当权派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从事近代工业的生产，这一保护其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央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依靠外国援助开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并进行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活动，实现“自强”、“求富”。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

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西洋枪炮、舰船等军事武器，这是晚清最大的制造西式枪炮的兵工厂。此后的一二十年中，洋务派又陆续在各地创办了一些军工制造企业，主要有：李鸿章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局、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等。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近代工业也一度在闭塞落后的甘肃闪现出一缕亮光。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前，甘肃曾有过两次兴

办近代工业的尝试。一次是在“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倡办的；另一次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实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喧嚣声中，由陕甘总督升允指派兰州道彭英甲开办的。这两次近代工业的倡办都以军事工业为主，民用工业为辅，而且都集中在兰州。

甘肃洋务运动的推行，洋务工业的兴办离不开左宗棠，可以说，他在甘肃近代工业的萌芽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兰州制造局兵器世界水准

1872年，“新栽杨柳三千里”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来到兰州，他首先在兰州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制造局的地址选在通远门外（今杨家巷路南），工匠是从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招募的，局务工作由提督总兵赖力主持。在这位聪明过人的广东人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全体职工的精研制，兰州制造局所造兵器除仿造、改造之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他们制造的后膛七响快枪、螺丝大炮、车轮复后膛炮、鸡脚架劈山炮等产品，精巧灵活，其技术已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准。

这些武器，在1877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扫平阿古柏政权，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三十七年中，第一次使用本国近代工业生产的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

左宗棠在给上海道胡光墉的信中，对当时兰州兵工业生产作了如下描述：1875年制成螺丝炮二十多门。后膛七响枪数十支，次年一次上交子弹两万多发。“俄人索思诺斯齐来兰，每夸其火器之精。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不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斯（普鲁士）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导视。归后询以如何，索使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诧铁质精莹，意必由西洋购来，比告以系土产，以为大奇。”由此看出，兰州机器局的生产水平并不低。

兰州机器织呢局日产百丈呢

1877年，边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左宗棠把“洋务运动”的重心从军工转向民用工业。

1878年创建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花费资金达200万两，它的筹建可谓历经艰辛。据当时北京的《天国报》记述，从德国购买的机器，经上海“于一八七九年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笨重地摇曳向它的目的地。至汉口，机器上了陆，更以小船或人肩载过到兰州府。机器中有几部分是格外的笨重，以至于即是汽锅也得拆成零件，而且山口也必须凿广，好让一些长的部分通过。因之，好多的时光是消磨在运输上了”。在总共运到兰州的4000箱机器中，包括2座各为24、32马力的蒸汽机，3座各为360个纺锤的自动纺织机，3台梳毛机，30架其它机器。这批设备于公元1880

年9月安装完毕，兰州织呢局便开始正式投产。它生产的品种有军呢、军毯、西班牙条纹布等，质量上乘，价格又比洋呢便宜，产量最多时每日达100丈。被称为兰州近代民用工业鼻祖的织呢局使偏僻落后的甘肃地区，一时气象更新，为全国注目。然而，在左宗棠调离兰州后，织呢局即开始衰败，不到三年就停工。

甘肃贡院 规模宏大

在创办甘肃近代工业的过程中，人才的匮乏使左宗棠深感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又把目光投注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上。他命令各府州县兴办私塾、义学，设立书院。

他奏准朝廷使陕甘两省乡试分闈，设立甘肃贡院，更值得在甘肃的文化教育史上大书一笔。

甘肃原属陕西行省统辖。清康熙五年，甘肃与陕西分治，设甘肃布政司，甘肃成为独立的行省。1738年，甘肃行省中心由临洮府治迁驻兰州，而陕甘学政仍长驻陕西三原县，甘肃学子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必须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前往三原赴试。当时宁夏、青海都属甘肃管辖，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学子参加考试，困难更多，有的学子未到考场便倒毙在途中。左宗棠眼看着由于考试不便，埋没了不少人才，心急如焚，力主陕甘分闈乡试。

1873年，左宗棠向朝廷上了

《奏请甘肃分闈院》的奏折。翌年，左宗棠的奏疏被清廷批准，他立即向各州县募集白银50万两，在兰州袖川门（今兰医二院）建设贡院。1875年落成的甘肃贡院其规模之大，为各省罕见。据1910年问世的《甘肃新通志》记载，贡院坐东向西，纵深467米，横阔300米，外筑高墙，内建试院，规模宏大，建筑壮观。据说一次可接纳4000名考生应试。甘肃贡院落成的当年，由左宗棠亲自担任主考，举行了陕甘分闈以后的第一次乡试，参试者达3000人，盛况空前。当时的第一名举人就是兰山书院的高材生、日后被誉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

分闈以后，从甘肃贡院走出了一批有成就的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人才，如安维峻、刘尔忻、张林焱、秦望澜、杨思、范振绪、邓隆、慕寿祺等，甘肃贡院的设置对促进甘肃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物小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初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帮助骆秉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他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在长沙自募五千湘军，亲自率军赴江西、皖南一带镇压太平天国军运动。1861年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侵略者组成“常捷军”，共同攻陷衢州、金华、绍兴等地，因功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又率军镇压了太平军余部。



左宗棠

1866年，他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兴建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调任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遂率湘军西进，围歼西捻军，镇压西北回民起义。1872年设兰州制造局。1875年，他提出“海防塞防并重”，反对李鸿章等人专注海防，放弃新疆的主张，因此而被朝廷重视，授其为督办新疆军务大臣，率军入疆，讨伐侵占我国疆土的阿古柏政权，收复乌鲁木齐、和田等地，阻遏了俄、英等国长期对我国新疆的侵略。他还建议新疆设督，并提出和实施屯垦土地、兴修水利和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主张。1880年，他又依靠德国建成兰州机器织呢局。1881年，升任清政府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中法战争期间，又调督办福建军务。1885年病逝。

文 / 张兵 马永强

“公车上书”中的甘肃举人



当年的金城关像一把铁锁，但它锁不住甘肃人的爱国之情。

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世事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京城北京，寒意正浓，但全国各地的举人仍然络绎不绝，来到这里参加三年一次选拔进士的会试。

起于1894年8月的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每位举子的心头都笼罩着阴云。4月的一天，京城到处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由清廷主和派首领慈禧太后派往日本求和的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

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群情激愤，立即进行请愿活动。

4月30日与5月2日这两天，各省应试举人在北京松筠庵——明代著名爱国志士杨继盛故居集会，决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推康有为起草。康有为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了一篇一万余言的奏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四项主张。上奏皇帝的万言书写好后，有十六省的应试举人603名在上面签了名。由于当时称入京会试的举人